

抒写湘西脱贫的厚重史诗

——卢一萍《扶贫志》的文体特色与价值追求

张鹏禹

湘西的老乡们如今过得怎么样?翻开卢一萍的《扶贫志》,我们会找到答案。在这部三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中,作家用“志”的特殊文体,从十八洞村辐射开来,用详实细节和感人的笔触忠实记录下湘西大地脱贫攻坚的伟大壮举与可歌可泣的史诗性变革。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与老百姓座谈时,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等系列重要指示,十八洞村也因此成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而受到世界瞩目。《扶贫志》正是以此为开端。

《前引》中首先讲述了排碧乡十八洞村乡亲们曾经的生活境况,揭示了梨子寨、十八洞村人乃至湘西大地无数相似的人们长久以来的宿命。

随着一批探路者、先行者的进入,精准扶贫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展开。第一篇中《首倡地的探索者们》和《先遣队》两章,讲述了昔日贫困村如何蝶变成经得起考验的精准扶贫标杆。思想扶贫,土地经营权抵押,群众制定贫困户识别标准,“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穷人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等成功经验和思路创新,让精准扶贫故事的讲述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和思想层面。

随后几章中,作者将村干部、扶贫工作者、村民、新乡贤几类人分门别类加以叙述,将第三人称客观叙事与第一人称主观讲述编织在一起,既有口述史,也有旁白。如此设计,可以看出这部作品所具有的鲜明文体色彩——对“志”文体的借鉴与创新。

何为“志”?《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解释是:“以某个专题为范围,系统地记叙和说明其历史和现状的一种文体……”“志”,真实性是第一位的,这同它也是报告文学生命所在。《扶贫志》不是单纯从现实经验中提炼创作素材并加以条理化,它需要同时确保细节真实与整体真实,事实真实与

情感真实。

在细节真实方面,作者先后深入40多个村寨,采访90多人,积累了5700分钟采访录音和200多万字的笔记素材,这些海量的一手资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创作的细节真实。卢一萍从中选取了20多个亲历者的故事,大量篇幅以受访者口述史的形式呈现,保留了方言土语和人物的微妙心理感受。

在确保作品整体真实上,颇见作者的匠心。《扶贫志》既有习近平总书记对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也有首倡地生动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在人物选择上,围绕精准扶贫这一核心,形形色色的人物轮番登场,相互补充。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村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开展,麻兴刚、石泽林、王少甫等“新乡贤”的加入更让乡村充满了活力与希望。借由这样的人物设置,作者从共时性角度确保了“扶贫志”书写的全面性,让扶贫有了立体感、层次感、系统性,在历史上,《扶贫志》写出了扶贫工作和脱贫行动的历史和现状,甚至未来。

在写作中,卢一萍没有片面追求故事的趣味性、可读性,而是注重事实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力求最大程度的事实真实。《扶贫志》中,举凡政策、编制、规划、数据等信息,都严谨准确,具有较强的社会科学色彩。

卢一萍在创作《扶贫志》时也唤起了自己的感情。在《后记》中,他有一段夫子自道:“这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当兵让他离开了农村老家,而在外颠沛半生后,他发现自己内心依然是个农民,对农村、故乡有割舍不断的情感。

《扶贫志》既有鲜明的文体特色,也内嵌了作家对真实性、文学性的价值追求,它通过一个个精准扶贫个案,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泛可小康”的憧憬如何变为现实的历程娓娓道来,留下了一份为无数奋斗者和乡亲们存证的时代报告。

《扶贫志》 卢一萍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谈文胜

《立此存照》,是我省脱贫攻坚领域的史诗性著作之一。这本书对于推广湖南精准扶贫的经验,特别是对于做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小见大。该书通过原汁原味呈现贫困户的脱贫档案,直观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这本书照见了我们党许下的“绝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区”的誓言;通过这本书一个小的切入点,折射出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二是以点见面。十八洞村只是全国12.8万个贫困村里面的一个村。但这个村很特殊,因为这个村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是由深度贫困实现了人均收入过万元的一个村,是脱贫攻坚的一个典型。一滴水可见太阳,通过阅读该书我们可以非常近距离地观察、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脱贫攻坚事业的伟大。

三是以事见精。书里列举了24个贫困户,通过农家乐、种植养殖业、买卖山货等脱贫的实例,体现了什么叫精准扶贫。这些实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的扶贫工作,真正做到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情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图书把这六个方面更全面地诠释清楚了,直观反映了脱贫的路径,体现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思想。

一份份表格、定下的举措、取得的成效,直接反映了扶贫干部的责任担当;一串串数据,真实准确地反映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成果;一张张照片,照见历史照见现实,呈现出看得见的效果。

这本书也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档案价值、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为什么这么讲?第一,《立此存照》是脱贫攻坚的样本。书中的档案深刻地再现了首倡之地践行首倡之的过程。2014年初,十八洞村贫困发生率57.76%,到2017年下

降到了1.17%,这里确实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做法。书中写到开设道德教堂、抓产业、抓旅游、促就业、建设设施等,这些举措,让老百姓思想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让经济有了活力,产业有了动力。所以我认为《立此存照》把这些人间奇迹,以写史的方式记录下来,定格下来,成为历久弥新的作品。

第二,《立此存照》有讲好故事的真正素材。故事讲得好不好,素材最重要。脱贫攻坚工作既要做好,也要讲好。我认为《立此存照》以写书的手法,直观的记录,白描的笔触,展示了24个贫困户脱贫的故事,让阅读者见证了这个山乡的巨大变化。书里的很多事情是生动、具体、鲜活的。比如讲解决就业的问题,就列举了一个家门口就业的六个具体实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第三,《立此存照》是基层工作的真实写照。基层工作最难做。基层工作怎么做怎么抓?一直是一个难题。这本书实际上为基层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和方法。比如说定帮扶责任人、帮扶措施,解决了怎么把贫困户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的问题;书里面讲的农网改造,自来水接通入户,还有道路和房屋的改造等等,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基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立此存照》这本书为基层干部、基层扶贫工作提供了一个好的写照和学习的标杆。

第四,《立此存照》是乡村振兴的真正教材。全面实行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性胜利,但是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新奋斗的起点,如何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本书通过数据化、具体化的方式,把指导思想、工作举措、保障要求融入其中,看似没有讲怎么做怎么办,但是通过思考,大家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它为我们下一步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很多想要的方案,很多工作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立此存照》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脱贫攻坚领域的史诗性著作

——读《立此存照》

甘建华

我曾经工作、生活的青海柴达木,是祖国十分富饶的聚宝盆,也是被世人遗忘的大美之地。海西州政协从文史资政的角度出发,最近几年时间整理、挖掘、打捞了一批珍贵的文史资料,计5辑30本420万字。此次委托我主编的《名家笔下的柴达木》,属“柴达木文史丛书”中的一种。

几年前接受邀请之初,我便圈选了一个可能入辑的篇目,并与有关人士商榷定下如此基调:这是关于柴达木盆地广泛的、多样化的书写,涉及自然、人文、历史、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等各个层面,体裁要求为散文、随笔、综述、游记、日记、文艺特写等具有鲜明文学特质的综合性文体,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不在其列。

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有史以来第一个描写柴达木的文人,是距今1200多年前中唐时期的毛押牙。在被吐蕃所俘押解离开敦煌途经柴达木时,他写下《白云歌》及与苏干湖有关的3首诗歌,可算是青海历史上第一位流寓诗人。

沉寂千载之后,直到两位湖南人出现,这块遥远偏僻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才又有了一诗一文流传后世。1934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黎丹巡视西藏,这位湘潭才子旅次唐蕃古道,写下了十几首诗风格雄健、深沉、明快,蕴含着爱国忧民情怀的柴达木诗歌。而1912年率兵离开西藏,经柴达木无人绝境,拼死挣扎着逃回内地的湘西陈渠珍,24年后的追忆之作《沈野尘梦》,至今读来仍激荡人心,可谓百年前关于柴达木盆地珍贵的人文地理考察报告。再就是1954年9月,随着盆地西部石油资源的勘探,诗人李季、作家李若冰随同康世恩同志,联袂来到油砂山下、杂斯库勒湖畔,留下了文化名人的第一行脚印,也留下了第一部诗集《心爱的柴达木》,第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柴达木手记》。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除了曾在盆地工作、生活、成长的作家、诗人,还有大批文化名流纷至沓来采风创作。本书因此收录了徐迟、徐光耀、南丁、赵准青、谢颢、朱奇、肖云儒、罗达成、王贵如、王文泸等84位方家之作,合计40万字左右。许多作者获得过各种全国性正规文学大奖和省部级主要文学奖项,其中中国作协会员50人,占比近三分之二。李季、陈忠实、贾平凹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石英、王宗仁是中国散文学会创始人、名誉会长。另有薛宏福、尹克升两位曾任省委书记;张丁华曾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绵平是国际著名盐湖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杨春贵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曾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田源曾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顾树松、张德国、曹随义皆为青海石油的功臣宿将。他们关于柴达木的文章都写得情真意切。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收录了几位外国著名探险家、旅行家、地理学家、自然科学家的文章,帮助我们了解两百年来柴达木的真实生活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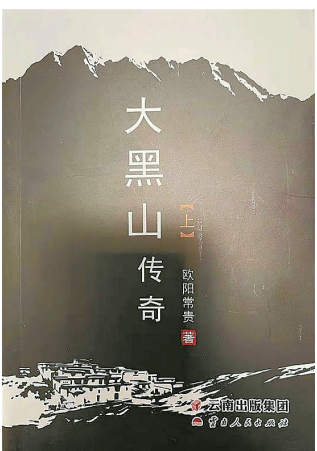
《名家笔下的柴达木》的写作时间,上起清宣宗道光廿五年(1845年),以法国人古伯察《跋涉柴达木的山川》开篇,下迄留学英伦的柴达木开发者后裔甘恬《父亲的西部之西》,历经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跨时达170余年之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植根于西部之西的文学风景,吸取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进而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版图。

这本书从受托到编竣,编者大约过眼了三四千篇作品,至少经过四五十次遴选甄别。每一次淘汰同类撞车题材,或者相似场景描摹,都要仔细掂量,布点全面,围绕着“名家”和“名作”反复权衡。对于未能进入本书的作家及其作品,希望在今后编选其他文本时有所弥补,不致湮没无闻。

《名家笔下的柴达木》甘建华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记后记,有删节。

眼写我书

偏远江山似有待



眼有所得

大黑山下的奏鸣曲

——读长篇小说《大黑山传奇》

袁姣素

欧阳常贵的长篇小说《大黑山传奇》,让人体味了古典的韵致,现代的“鲜”味。

《大黑山传奇》共有六十多万字,分成上、下两册,记录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讲述共产党人的光辉历史,演绎一方山水的民间传奇故事。其宏大叙事的阵容纵横捭阖,气势磅礴,以六十年的时间与空间,跨越组合成一幅壮丽多姿的锦绣画卷,动人而凄婉的故事让人扼腕,余味悠远。

《大黑山传奇》的叙事方式是老派的。从主人公刘呈现与黄丽的爱情发展,到引出父辈黄旭和李孝文、刘振华与刘振中等人物的不同命运与大黑山之间震撼人心的故事,展现出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美德与拼搏精神。

在小说的叙事布局上,欧阳常贵是深谙其道的。小说中的另外两条线索,即刘呈现的父辈刘振华、刘振中两位战斗英雄的传奇故事,在文中以插叙巧妙地贯穿其中,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过去的战火与苦难,那些碎片化的镜像在时间的长河中串联成一个特定的人物符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颇有古风。少年黄旭因家世和战乱,惨遭奸人设计的灭门之灾,迫于情势,不得不亡命天涯。后又犯严重的肺病,险些丧命,在李孝文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云南边陲的大黑山,结识了仆拉人景氏兄弟,在他们的帮助下,黄旭终于从阎王关捡回来一条命,让他对大黑山的恩情铭刻于心。他鼓励与支援女儿黄丽的恋人刘呈现辞去公职,全身心投入到改变大黑山的贫困面貌的工作中去,带领大黑山的人们修公路,建房屋,整水库……走向一条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在人物个性的摹写上,欧阳常贵善于以现实主

义的基调去刻画抒写,有在场的个体感官与经验,有灵肉丰满的智性慧语,如行云流水,似破空之音。譬如黄旭知恩图报,李孝文忠肝义胆,景一纯、景一清兄弟淳朴厚道等等人物个性,在绵密的生活肌理中展现出他们的爱恨情仇,义薄云天,以及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新、老一辈潜移默化地家国情怀,赤子大爱,充分展现出中国文化的道德、礼仪、精神的图谱和鸣,可谓力透纸背。

在《大黑山传奇》中,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的对话并不复杂,甚至在刻画人性险恶的细节上,欧阳常贵选择的阐释也是质朴接地气的白描。这些描摹在徐华生、丁金谱等反面人物的心理暗影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徐华生胖脸垮成长脸,脸颊的横肉在颤动,两只眼里放着绿色的毒光。娘的,就真斗不过刘振中这个老瘸子,就真的让刘振中、李孝文、刘呈现、金板、景金林把大黑山整成花果山,就真的眼睁睁地瞧着大黑山的宝贝变成我徐华生的亿万财富?”这种灵魂的扭曲在人性刻画上真实而又清晰,凸显出老派叙事的干练与沉稳。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高兴》中,我们也能领略到此类底层叙事的风貌。

众所周知,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各执其责,给当下的文学创作带来许多刺激眼球的挑战。而不管文学形式如何变化,终究是万变不离其宗,传统文学的基因仍然主导着现时代的文学潮流。从《大黑山传奇》中,可以看到传统与新思潮的交叉与互补,其中情节推进与人物特立独行,都源自个体的创作经验。在语言的话语体系与构建上,《大黑山传奇》是突破了固有的束缚,并不囿于单一的语言与叙事。其中有仆拉人的彝语,有湘西西南的方言,这些不同的文化景观表现出不同的人文地理与文化精神,最后消化成一个整体……

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无论是叙事方式还是话语体系的构建,最后都是一种“文学性”的回归,而《大黑山传奇》在此基础上又提供了一些新的开掘方式,未尝不是宝贵的创作经验。

《大黑山传奇》 欧阳常贵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眼马观书

《逐光的孩子》

舒辉波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长篇儿童文学《逐光的孩子》以大学生支教志愿者苏老师的视角,讲述了其在鄂西山区蓝溪小学支教的经历,生动展现了支教大学生们的成长历程,也从中窥见了大山深处的孩子那斑驳而炽热的童心,感受他们向阳而生、逆风飞扬的蓬勃力量。作品在对贫困山村儿童生存境遇与心灵图景、乡村教师的坚守与奉献、支教青年的精神救赎与人生价值等问题的深度挖掘中,凸显出“逐光的孩子”背后整体乡村教育的发展与进步,是一部聚焦乡村教育和乡村孩子生存图景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力作。



《万福》

吴君 著 花城出版社

深圳与香港,隔海相望,真情相守,血脉相连。几乎每个深圳的原住民都有生活在对岸的亲人,因此两座城市的居民之间也饱含着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本书讲述了深圳万福村的阿慧和陈水英两个家族三代人跨越四十年的人生经历和命运转折。无论离开还是回归,都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也是为了生而为人的尊严;无论过程如何艰辛曲折,最终都会对所有奋斗者道一声“万福”。小说结构大开大阖,故事情节真实生动,人物刻画丝丝入扣,是一部以小人物的命运透视大时代变迁的优秀文学作品。

